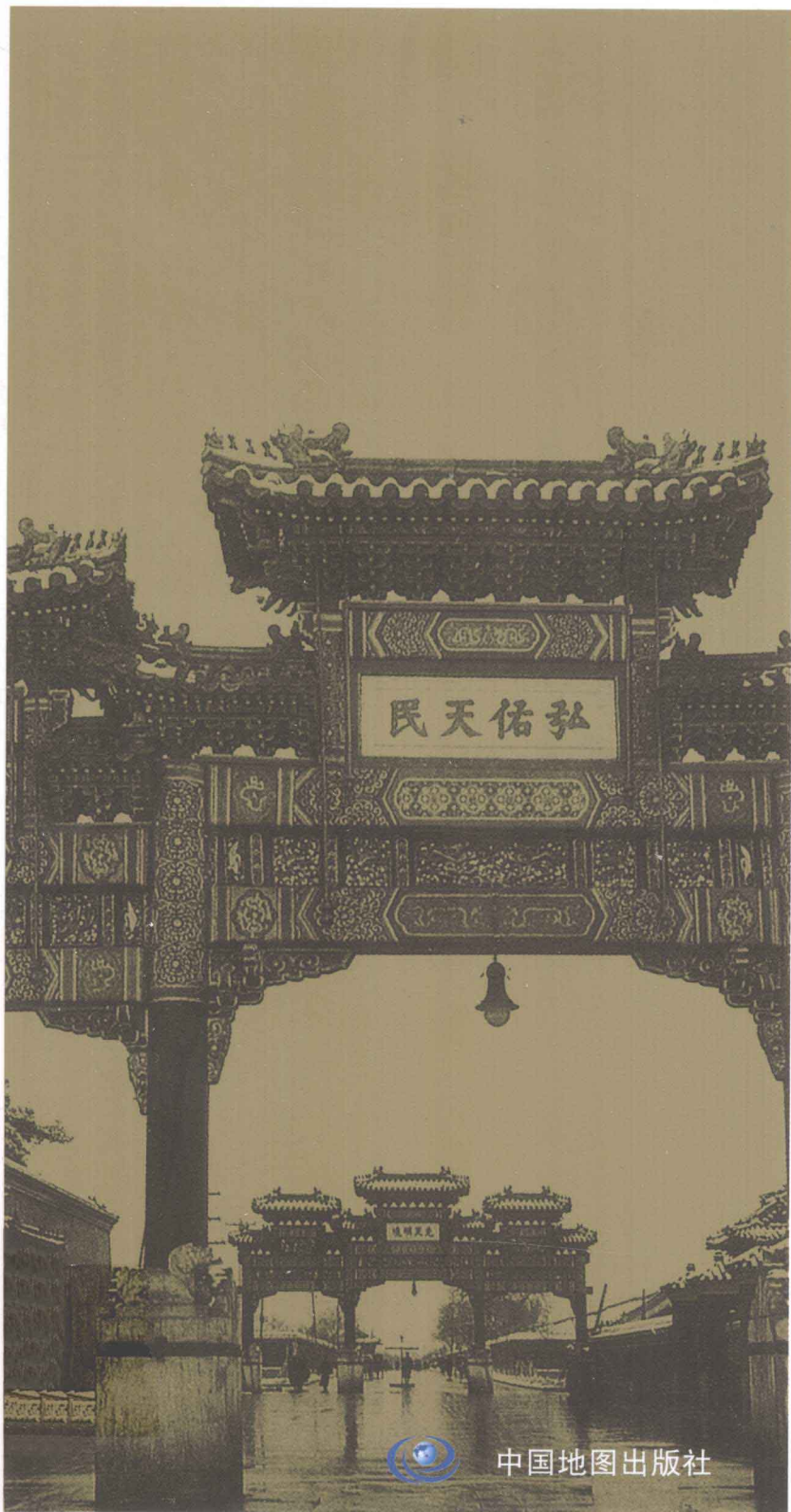


北京

以文学的线索畅游北京
在城市中寻找北京的文学故事
发现北京的城市内奥和历史神韵

文学地图

主编 张鸿声



中国地图出版社



北京

文学地图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项目
北京文学旅游创意



以文学的线索畅游北京

在城市中寻找北京的文学故事

发现北京的城市内奥和历史神韵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文学地图 / 张鸿声主编. -- 北京 : 中国地图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031-6015-8

I . ①北… II . ①张… III . ①地方文学史--北京市 IV . ① I209.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19444 号

责任编辑	卜庆华	装帧设计	惟尔思创
出版发行	中国地图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白纸坊西街 3 号	邮政编码	100054
电 话	010-83060868	网 址	www.sinomaps.com
印 刷	北京市大天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成品规格	169mm × 239mm	印 张	19.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5000	定 价	38.00 元

书 号 ISBN 978-7-5031-6015-8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

■ 《北京文学地图》序

陈平原

对于想法很多的人来说，当教师是最佳选择。因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你的许多“奇思妙想”注定无法落到实处；若选择在课堂上“自由挥洒”带“示范表演”，比严谨的学术论文更能吸引求知欲极强的年轻学子。若干年后，撒下的种子终于开花结果，而且比你当初预想的还要灿烂。那时候，你一面慨叹“后生可畏”，一面感觉“与有荣焉”。

从随笔《“北京学”》（1994）到北大课程“北京文化研究”（2000），再到主持“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主编“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丛书（2009），十几年来，我确实一直在关注都市建设、都市生活、都市文化以及都市书写，只可惜兴趣过于广泛，除了区区一册《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北京：三联书店 2008）外，没有更多值得夸耀的成绩。因此，当我收到张鸿声教授主编的《北京文学地图》书稿，知道主要作者中有两位是我以前的学生时，深感欣慰。借用胡适的思路，既然你“提倡有心，创造无力”，有人接着做，而且做得很成功，你就有义务为后来者鼓掌。

记得当初在《“五方杂处”说北京》（《书城》2002年3期）中，我提及如何兼及深度旅游与文学阅读，还专门介绍了Ian Cunningham编纂的《作家的伦敦》（Writers' London, London: Prion Books Ltd. 2001）、马尔坎·布莱德贝里（Malcolm Bradbury）的《文学地图》（台北：昭明出版社，2000），以及日本学者木之内诚《上海历史导游地图》（东京：大修馆书店，1999），并大发感慨：“曾在不同场合煽风点火，希望有人步木之内先生后尘，为北京编著‘历史导游地图’，可惜至今没人接这个茬。”事后证明，我属于只会空想、执行力很差的书斋人物。因为不断有读过此文者，邀约以文学家的眼光写一册“北京旅游指南”，我都临阵退却——不是没兴趣，而是杂事繁多，

担心答应下来，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完成。

现在好了，张鸿声教授的团队实现了我的梦想，让早已消逝在历史深处的老舍的太平湖、蔡元培的孔德学校，以及只剩下遗址供人凭吊的圆明园、前门火车站，还有虽巍然屹立却也饱经沧桑的钟鼓楼、琉璃厂等，以简明扼要而不失丰满的叙述呈现在读者面前。我曾经说过：“虽有文明史建构或文学史叙述的考虑，但我更希望像波特莱尔观察巴黎、狄更斯描写伦敦那样，理解北京这座城市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如此兼及历史与文学的研究角度，当然是我自己的学科背景决定的。”本书作者与我学识及志趣相近，故所撰不同于一般的文化史著作，带有浓厚的文学色彩。

无论谁谈北京，“永远的中轴线与消失的城垣”、“北京水系与园林”、“宣南与近代文人”，这些都在预料之中；专门设立一章“学府梦忆”，介绍北大、清华、师大、燕京等校园风光与历史遗存，很能体现作者的趣味与眼光，也确实是这座文化城的最大特色。至于近现代报馆与文学、文化生产的关系，虽尽人皆知，具体到当年的报房结构、报人生活以及送报人、排版工等，可就不见得谁都明白了。借用文学家的笔墨，还原历史氛围及生活细节，让此书读起来一点不枯燥，甚至可以说是“趣味盎然”。至于兼及文史，讲述天安门的“前世今生”，将老舍、鲁迅、张恨水等“胡同里的文学故事”，编织进城市以及城市文化的整体叙述，这都是很有意义的尝试。

既然是“文学地图”，阅读之外，还得考虑实用性——选择在中国地图出版社刊行，作者大概应该胸有成竹吧？

2011年4月6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序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著名文学史家）



目 录

第一章 永远的中轴线与消失的城垣

- 一、前门 2
- 二、前门大街 8
- 三、天安门与天安门广场 12
- 四、紫禁城 20
- 五、景山 28
- 六、地安门 33
- 七、钟鼓楼 38
- 八、城墙与护城河 44
- 九、城门 51

第二章 北京水系与园林

- 一、昆明湖与颐和园 58
- 二、北京的心海 65
- 三、逛二闸 74
- 四、京华的野水与野趣 82
- 五、圆明园 87

第三章 学府梦忆

- 一、孔德学校 98
- 二、燕大·燕园 105

- 三、燕大·未名湖 113
- 四、北大红楼 121
- 五、水木清华 129
- 六、师大 139

第四章 平民的南城

- 一、天桥 148
- 二、法源寺 154
- 三、牛街 160
- 四、大栅栏 165

第五章 宣南与近代文人

- 一、厂甸 173
- 二、琉璃厂·书肆 179
- 三、琉璃厂·古玩书画 187
- 四、信远斋与酸梅汤 191
- 五、会馆 196
- 六、报馆 201
- 七、陶然亭 206

第六章 胡同里的文学故事

- 一、八大胡同 213
- 二、小杨家胡同 218
- 三、丰富胡同——老舍故居 222
- 四、宫门口二条——鲁迅故居 227
- 五、砖塔胡同 233

第七章 西风渐京华

- 一、前门火车站·近代政治的转盘 240
- 二、前门火车站·文学家的龙门 247
- 三、执政府 251
- 四、王府井大街与东安市场 258

第八章 北京近郊

- 一、长城 267
- 二、妙峰山 271
- 三、香山 277
- 四、八大处·大觉寺 284
- 五、“门头沟的骆驼” 291
- 六、卢沟桥 295



第一章 永远的中轴线与消失的城垣

2 前门

8 前门大街

12 天安门与天安门广场

20 紫禁城

28 景山

33 地安门

38 钟鼓楼

44 城墙与护城河

51 城门

前门

位于紫禁城的正前方，内城南垣正中的正阳门，规模宏丽，是京都的正门，素有“国门”之称，北京人俗称之为“前门”。作为国门的正阳门如何体现出它的重要性呢，听听规矩就知道了：“京师正阳门，唯蹕路所经，始一开启；平日唯从两掖门出入……”所谓蹕路，即御路，皇帝出入之所经也。不但平民百姓，就连朝廷重臣，也是走不得的。不但如此，正阳门每日启闭的时间也有严格的规定：“……盖必日出始可开城，而正阳门则丑刻专为趋朝者开放其半，又许人不许出也。”（王伯弓《蝻庐随笔》）由此可见它在帝王时代的尊贵气度。正阳门自明初修建后，箭楼曾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和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三次失火并重修，但整个正阳门始终保持着固有的面貌，护卫着帝都的尊严。不过，近代以来，它却屡遭变故，往日风采渐不复存在。

庚子（1900年）之乱，列强进了北京，慈禧、光绪帝仓皇出逃至西安。八国联军在天坛架起大炮，轰塌了前门城楼。次年，《辛丑条约》签订，北京又“太平”了，两宫便从西安“回銮”。从永定门进入北京后，必须要走中轴线，也势必要走前门。但此时前门已经坍塌，短期内也不可能修复。于是，顾及大清脸面的朝臣十分着急，便下令北京的棚匠行和扎彩子的匠人联合作业——先用杉木搭设席棚，然后再用五色绸缎装点其上，一座“城楼”就立起来了。这并非传说，有史为证：“庚子京师拳匪之乱，正阳门城楼化为灰烬，辛丑，两宫回銮有期，奉命承修蹕路工程，此规至崇闳，须向外洋采办木料，一时不能兴工，不得已，令厂商先搭席棚，燎此五色绸缎，一切如门楼之式，以备驾到时藉壮观瞻。”（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不知西太后看见这样一座城楼，会作何感想？或者，得知大臣们如此勉力而为，效忠大清国，是否想到要嘉奖、赏赐他们？



正阳门城楼

正阳门原建筑群包括了城门、箭楼，以及联结两者的瓮城。瓮城两侧有闸楼及卷门，城门前还有护城河桥。旧日在京城享有盛名的“大前门”牌卷烟，上面赫然印着的就是正阳门箭楼。雄阔的箭楼和坚固的瓮城，是防卫内城的要冲之地。瓮城作为内城最外面的“庭院”，以城垣、城门与内城相连，内宽108米，深85米。瓮城内建有两座小庙，一为关帝庙，另一为观音庙。瓮城月墙外，多被商铺占领，是繁华的市集。清末名士对此有生动的描述：“其依附两掖〔门〕之隙地，贾人设小市肆，在东曰东荷包巷，西曰西荷包巷。屋如小舟，栉比鳞次，百货所集，金碧辉煌。其货物以刺绣多，故名荷包巷。喧闹萃处，犹有辽金之风。”（王伯弓《蜷庐随笔》）《都门杂咏》竹枝词这样写荷包巷的繁华：“五色迷离眼欲盲，万方货物列纵横。举头天不分晴晦，路窄人皆接踵行。”

前门是内城与外城的交通要害之处，本就拥堵不堪。加之后来前门东、西火车站先后建成，“京丰”、“京汉”线贯通，交通量剧增，其拥堵之状可想而知。梁实秋曾记道：“我小时候坐轿车出前门是一桩盛事，走到棋盘街，照例是‘插车’，壅塞难行，前呼后骂，等得心焦，常常要一小时以上才有松动的现象。最难看的是这一带路上铺厚石板，年久磨损露出很宽很深的缝隙，真是豁牙露齿，骡车马车行走其间，车轮陷入缝隙，左一歪右一倒，就在这一步一倒之际脑袋上会碰出核桃大的包左右各一个。”（梁实秋《北平的街道》）

民国时期，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政府请德国建筑师罗思凯格尔（Rothkegel）制定



正阳门正阳桥

了改建前门的方案。这次改建拆除了瓮城及东西闸楼，箭楼的面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对于此次改建，许多人颇感遗憾。王伯弓说：“民国初，毁去两掖门，改辟四孔，以便车马——自此陵迁谷变，帝城风物，不可复睹矣。”（王伯弓《蜷庐随笔》）奥斯伍尔德·喜仁龙的批评则更为严厉：“今天，这个中央大门给人的印象，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令人失望的。诚然，门楼仍旧保留原样，但城门马道新开了两道拱门（这拱门似有损结构之坚固性），前面广场也显得过于西洋化，与城楼的建筑风格不大协调。当然，如果从南面（包括昔日属于瓮城空地的颇大的一片荒凉地段）观望，其景象则更令人扫兴。箭楼的情形也如此，不仅如此，它还用一种与原来风格风马牛不相及的方式重新加以装饰。箭楼孑然而立，两侧瓮城残垣所余无几。两条直达城台顶部的马道皆呈之字形，台阶中间隔有数层平台，平台上修有汉白玉栏杆和凸出的眺台。不但如此，箭窗上侧还饰有弧形华盖，弄巧成拙地仿照着宫殿窗棂式样。在前门整个改造过程中，箭楼的改建确实是最令人痛心的，而且这种改建简直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和理由。”（喜仁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

这次改建，瓮城拆除了，东、西荷包巷也不复存在了，原瓮城内的两座小庙却被保存了下来。正阳门原为“辟路”，清代百姓终其一生也无缘出入一次。民国后，皇帝被推翻了，正阳门又旁开四门，已然“废物”，但周汝昌为了过过瘾，还是去走了一遭，还进庙里看了看：

记得很清楚，那时正阳门两旁城墙根儿上，贴墙有二小庙，一东一西。庙极小，只一间屋。其一为关帝庙，在老北京异常出名，一说庙里的签儿最灵验。我进去看过，见一位道士照料香火，果有上香跪拜求签儿者。我后悔没试试看灵不灵。

另一小庙关闭，不得而入，不知其详，却幼年曾闻二哥说过（他在前门长巷住过）：那庙有一铜驴，正月节间，妇女上庙到此，不生育的少妇，让一个年长的女亲戚或仆妇用衣遮掩着，那少妇则用手去摸那驴肾，羞羞惭惭地，令人发笑称奇——据说也很灵：摸了就能生子女云。（周汝昌《九门之缘》）

承载平民百姓一些世俗愿景的这两座小庙，在“文革”中修建地铁时也被拆除了。这是后话。

这次改建虽然受到多方质疑，但前门地区的交通状况倒是得到了很大改善。虽然前门的原建筑群不再完整，其政治意义也逐步褪去，但前门作为老北京的“名片”和象征地位依然没有改变。尤其对于那些初次来京的外乡人，出了火车站，即是前门。前门依然在第一时间给予他们帝都的气息和味道。孙福熙初到北京时，出东车站门，仰见正阳门楼昂立在灯火万盏的广场中，不禁感叹：“深蓝而满缀星光的天，高远的衬托在他的后面，惯住小城的我对之怎能不深深的感动呢！”（孙福熙《北京乎》）正阳门不仅给人震撼，让人感动，似乎还可以给迷惘、颓唐之人以慰藉。当年飘零已久，满心凄凉与忧闷的潘漠华，来到北京，进正阳门，“看到路旁红墙角残缺的石碑，那枝头开着红花的绿叶树，我就感到喜悦。看到处处庙宇，檐角高敞地掀起，青苔生上檐背，我就钦仰。古色古香，既扑人眉宇，威严伟大也有了”，便“仿佛感到有所依归了”。（潘漠华《心野杂记》）姜德明当年第一次进京，感受到的是箭楼和正阳门的雄伟高大，和站在底下的自己的渺小。他说：“那时我不足二十岁，真的是仰望它。我惊愕地望着众多的城楼，长长的宫墙。”这样的情境让他对“这座大城”感到“熟悉而又陌生”。那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三个年头，姜德明震惊于旧都的威严，也感慨于北平的衰落与贫穷：“箭楼下面布满了饮食摊。我找了一个稍为清洁一点的卖豆腐脑的摊子，坐在小板凳上，刚端起碗来，不知从什么地方一下子围过来五六个少年乞丐，一个个向我伸出了肮脏的小手。”这种情形似乎让他有点儿不相信：“这就是我们的大都，这就是我们大都的子民吗？”所以，直到40年后，他还清楚地记得“那褴褛的衣衫，那菜黄色的饥饿的脸”（姜德明

《北京乎·编者的话》)。

对于“进”北京的人们来说，前门是期待，也是印证。对于“回”北京的人们来说，前门则是“召唤”。孙福熙就说：“一片绿色中远见砖砌的城墙隐现，而黄瓦红墙的城楼并耸在绿叶的波涛中，我能辨别这是正阳门，这是紫禁城与别的一切。”对于南来的游人，看到“在烈日高张的前门道上，人力车夫和行人车马的混乱，那立在灰沙中几乎被隐住了的巡士，和四面似乎都蒙上了一层灰雾的高低的建筑，甚至道旁那几株油绿的街树”，都会让他感到“啊啊，这不是委婉多情的南方了”。(叶灵凤《北游漫笔》)而对于常在北京的人们来说，前门可以是荡涤心灵的“良药”，也可以是心绪的外化与排解之地。

孙福熙就认为前门的圆月有荡涤心灵的作用，所以曾倡导大家多去看一看：“您住在南城吗？您该往先农坛或游艺园的水边。万一您十分的忙碌，也该在经过前门时停留几分钟。汽车的号声照常威吓您，洋车夫照常的叫你‘里走’，火车站汽笛照常的引起你忙乱之感，然而你将看见东面起来一个大而且圆的月，为平日所没有的。您平日刻刻防备仇人用毒计陷害您，此刻，在这清淡的月光中，您当有纯洁与安静之感，您自然的放下心机，不愿防备了。而且，在这光中，您的仇人也受感而不想欺侮人了。您那时会明白，月光是分等次的普照一切恩人与仇人的。怕看他人凶恶的面庞时，最好对镜看看自己的，您会发现原来自己恼怒时的面庞也是这样凶恶的；以人心凶恶为可恨的人，能在月光下照见自己的心的凶恶，看月是洗涤心肠的好方法。”(孙福熙《今夜月》)如今的前门，除去没有了城墙，没有了护城河与护城桥之外，大抵保存了一些原貌，只是不知道霓虹闪烁之中的圆月是否明亮依旧，也不知道忙碌的人们有没有古典的心境，去驻足望一望给人“纯洁与安静”之感的圆月？

前门有时候的形象也会变得非常的怪异，那是挣扎于绝望之中的诗人心绪的外化与折射。徐志摩曾在1929年写过一篇关于北平的诗散文，名曰《“死城”——北京的一晚》，也有人把它归为小说，因为虚构了“廉枫”这一人物。其中是这样描写前门的：

在灰土狂舞的青空兀突着前门的城楼，像一个脑袋，像一个骷髅。青底白字的方块像是骷髅脸显着无限的忧郁，廉枫从不曾想到前门会有这样的面目。它有什么忧郁？它能有什么忧郁。可也难说，明陵的石人石马，公园的公理战胜碑，有时不也看得发愁？总像是有满肚的话无从说起似的。这类东西果然有灵性，能说话，能冲着来往人们打哈



正阳门城楼北侧

哈，那多有意思！但前门现在只能沉默，只能忍受——忍受黑暗，忍受漫漫的长夜。它即使有话也得过些时候再说，况且它自己的脑壳都已给蝙蝠们，耗子们做了家，这时候它们正在活动，——它即使能说话也不能说。这年头一座城门都有难言的苦衷，真的！在黑夜的逼近中，它那么壮伟，它那么博大，看得多么远，多么孤寂，多么冷。

廉枫的身上肯定有徐志摩的影子，不知那时的徐志摩的生命之舟陷入了怎样的危机，让一向歌咏“爱与美”的诗人，让北京变成了一座“死城”，让前门在他的笔下显得如此的破落、苦闷且面目狰狞……

或许，只有老北京人才能理解前门对于他们的意义。深得老北京文化之“味”之“神”的老舍笔下的祥子，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当第一次买上自己的车的时候，他把这一天当作了自己的生日和车的生日，还戏称为“双寿”。怎么过这个“双寿”呢？祥子有个主意：“头一个买卖必须拉个穿得体面的人，最好不能是个女的。最好是拉到前门，其次是东安市场。”（老舍《骆驼祥子》）今天的前门，只剩下孤零零的箭楼和城门。对此，怀旧的人们这样认为：“旧时之城是个活的肌体，门极关紧要——并非如现时这样，墙垣既毁，孤立在那里像个‘积木’垒成的‘大型玩具’，谁也不去从那儿出入，已成为一个标本式的‘死物’了。”（周汝昌《正阳门》）但是，假使连这些标本都没有呢？留着它们，至少可以慰藉一下人们“思古之幽情”，至少可以给这座城市多留下一些昔日的陈迹吧！

前门大街

“出前门，就是一条长长的前门大街，这是北平最热闹的地区，也是商业集中所在。”（赵清阁《骚人日记》）清俞蛟在《春明丛谈》如是描述乾隆年间前门大街的繁华景象：“凡金绮珠宝以及食货如山积，酒榭歌楼，欢呼酣饮，恒日暮不休，京师之最盛华处也。”看来，前门大街商业区的繁华由来已久。不过，前门大街位于前门正南，皇宫正前方，这种格局似乎不符合中国都城“前朝后市”的旧制。其实早在元朝，一方面出于“前朝后市”的考虑，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积水潭是繁忙的码头，北京的商业中心便集中在皇城后方的积水潭、鼓楼一带。到了明永乐年间，通惠河道已经不能再连接积水潭，北京的商业中心遂迁到前门外、崇文门外一带。明朝廷修筑了外城后，前门地区更是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工商业者所开的店铺和手工业作坊，热闹非凡。

明崇祯年间发生过一件事儿，曾差点让朝廷下令拆掉前门大街的商铺。多亏了金侍御光宸，这些商铺才幸免于难。《日下旧闻考》中所引《鸿一亭笔记》较详细地记载了这件事：“正阳门前，搭盖棚房，居之为肆，其来久矣。崇祯七年，成国公朱纯臣家灯夕被火，于是司城毁民居之侵占官街棚房，壅塞衢路者。金侍御光宸上言：‘穷民僦居无资，借片席以栖身，假贸易以糊口，其业甚薄，其情可哀。皇城原因火变，恐延烧以伤民；今所司奉行之过，概行拆卸，是未罹焚烈之残，而先受离析之苦也。且棚房设中途，非尽楼栋连楹，若以火延棚房，即毁棚房，则火延内室，即将并毁内室乎？’疏入，有旨停止。”《宸垣识略》中也有记载：“大街石道之旁，搭盖棚房为肆，其来久矣，今仍之。明崇祯七年，成国公朱纯臣灯夕被火，于是司城欲毁棚房之壅塞衢道者。金侍御光宸恐其扰民，奏请停止。”百姓在大街石道旁搭盖棚房，借以经商糊口。由于金侍御光宸的



前门大街

奏请，皇帝并没有因为成国公朱纯臣家被火烧毁，而批准司城官员拆毁“占道经营”的棚席，应该算作是体恤民情之举。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大概就是“以人为本”了吧！假使当时果真拆除了这些使衢道壅塞的商铺，不知后来的前门大街会不会发展成为举国瞩目的商业繁华之地。

清军进了北京后，将内城划为八旗军队驻防之地，内城的汉民一律被强制迁往外城，于是有许多汉民经营的店铺随之被赶到前门外一带落户。清朝廷还不许在内城开设戏院、妓院和会馆，于是多家戏院、妓院和会馆便集中到了人口稠密的前门外。这些因素在客观上进一步促进了前门大街商业的繁荣。乾隆年间，那些经过不断改造的棚房，成了正式的店铺，且连成了南北方向的建筑群，前门大街也由一条街变成了三条街，原本宽阔的街道也变得狭窄了，致使前门五牌楼两侧的门洞都被房屋挡住了。今前门大街珠宝市与粮食店就是正街以西的街道，肉市街与果子市则是正街以东的街道。一条街因为店铺的增多由“一”变之为“三”，充分说明了当时前门大街商业的繁荣。清初诗人王士禛曾有一诗记载与友人在前门大街西河沿酒楼畅饮之事，诗云：

下直经旬发不梳，河楼高会翦春蔬。

已喜绿蒲藏睡鸭，更烧红烛射游鱼。

玉河杨柳见飞花，露叶烟条拂狭斜。

十五年前曾寄马，数株初种不胜鸦。

西河沿是前门大街沿护城河东西走向的一条老街。自明朝到清中叶，西河沿都是有名的书肆一条街，“这名号让位给了东打磨厂和琉璃厂，是清末民初的事情了”（肖复兴《蓝调城南·西河沿》）。所以，一直到清前期，这里常是文人到的地方。清末民初，西河沿发展成为了金融一条街。

西河沿只是前门大街商业区众多商业街中的一条，其余有肉市街、果子胡同、布巷子、西打磨厂、鲜鱼口、廊房头条、廊房二条、廊房三条、钱市胡同、门框胡同、珠宝市街、粮食店街、煤市街、珠市口等等。由此可见前门大街商业区范围之广，难怪熟知旧京商业文化的王永斌老先生会说：“前门、王府井和西单那时候是比较繁华的，东四和鼓楼却开始衰落了，但前门大街直到日伪时期都是最繁华的，它这里范围广，店铺多，它的繁华不同于一般地方的繁华。比如东四，原来繁华的就只有十字街，别处不行，像鼓楼那块儿，也就是鼓楼前面这条街繁华；西单那儿的繁华也就是那条街，包括王府井那儿也就是从东长安街到十字路口叫八面槽那块儿称得上繁华。那时候前门大街的范围很广，东边是打磨厂、鲜鱼口、大蒋家胡同，往南有果子市，西边是西沿河、廊房头条、廊房二条，大栅栏往西都是房子，这就不仅是前门大街一条街了，过去的打磨厂那儿也相当繁华，鲜鱼口那儿比大栅栏也不次，所以说前门大街的繁华是因为范围广，店铺多，而且繁华的时间也很长。”（王永斌口述，王炜、郭焯整理《大前门——王永斌口述老北京生活》）

1901年前门东车站建成，1906年前门西车站建成，前门大街成了客运铁路的枢纽。以往南方人员入京，或由良乡入京，或沿京杭大运河经通州入朝阳门。入京铁路修通之后，前门火车站成了外地人入京的主要关口。郑振铎就曾经描绘过当时前门外的纷乱情景：“乱纷纷的人和车，马和货物；有最新式的汽车，也有最古老的大车，简直是一个最大的运输物的展览会。”（郑振铎《北平》）交通的便利给前门大街的繁荣带来了新的动力，加之清末民初，西风东渐，前门大街各行齐聚。举凡鞋帽业、医药业、钟表烟酒杂货业、珠宝玉器业、戏剧演出、电影放映、戏装生产、餐饮小吃、旅馆客栈、洗浴照相、银行证券、典当镖行业，应有尽有。这里集中了京城大部分的老字号，有著名的五大戏院，八大胡同，成了京城最热闹、最繁华之地。